

起义者

〔法〕儒勒·瓦莱斯 著



起义者

儒勒·瓦莱斯 著

众志 陈乐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Jules Vallès
L'INSURGÉ

本书根据 Les Éditions Français Réunis, Paris

1955 年版本译出

起 义 者

〔法〕儒勒·瓦莱斯著

郝运 众志 陈乐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5 插页 2 字数 216,000

1973 年 12 月新 1 版 197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0

(原上海文艺版)

书号: 10188·60 定价: 1.05 元

獻給 一八七一年的死難者

他們在公社的旗幟下，拿起武器反抗不合理的世界，結成受苦者的偉大同盟，成為非正義的社會的犧牲者。

儒勒·瓦萊斯

一八八五年 巴黎

內 容 提 要

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巴黎的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创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巴黎公社。亲身参加公社革命的儒勒·瓦莱斯在他写的这部自传体的小说《起义者》里，用许多篇幅真实地记下了巴黎公社的历史，热烈地赞扬了公社的英雄们的革命气概。

小说前一部分写书中的主人公万特拉（即瓦莱斯自己）在第二帝国末期和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时期站在人民一边，进行各种政治斗争的经过。作者在这里有力地抨击了拿破仑第三的暴政和揭露了资产阶级政客的丑恶面目。虽然万特拉一再遭到统治者的迫害，几次下狱，主办的报纸被查封，但他始终坚持战斗，并且对革命事业充满了信心。

巴黎公社建立后，他立刻积极热情地参加了公社的工作，被选为公社委员。本书的后一部分是这一个伟大英勇的革命斗争的真实记载，从起义开始一直写到公社失败为止。当凡尔赛反革命武装攻进巴黎以后，万特拉冒着枪林弹雨，和巴黎的无产阶级一同投入了浴血的街垒战。他一直坚持到公社的最后一分钟方才撤退。后来依靠群众的掩护，逃出了敌人的魔掌。

本书是儒勒·瓦莱斯的《雅各·万特拉》三部曲中的一部，由于作者是巴黎公社的重要政治活动家和作家，因此他这部小说在法国文学史上具有很重要的价值。



也許奧台翁^①的那些紅帽子和黑鞋跟^②說對了，我是一個孬種！

我當學監^③到現在已經幾個星期了，可是我既沒有感到煩惱，也沒有感到痛苦；我心平氣和，一點也不以為恥。

我從前曾經攻擊過中學里吃的豆子；這個地方的蚕豆看來还挺不錯呢，因為我一吃就是好幾盤，而且連盤子都舔得一千二淨。

有一天，在寂靜無聲的食堂里，我居然象從前在里席弗飯店一樣叫起來：

“跑堂的，再來一份！”

所有的人都轉過頭來，笑了。

我也笑了，——我開始逐漸地變成苦刑犯一樣的無憂無慮，囚犯一樣的厚顏無恥，逐漸地對我的監獄習慣，逐漸地把

我的志气消磨在兑了大量水的葡萄酒里。——我快爱上了我的食槽了！

要知道，我挨过那么长时间的饿啊！

我常常束紧裤带，来止住咕咕直叫的、噬食着我的内脏的饥饿，我常常搓揉肚子，不让混一顿晚饭的希望重新抬头。现在呢，当热呼呼的肉汁滋润着我干枯的肠子的时候，我心满意足得象一头躺在葡萄棚下的狗熊。

那份愉快，几乎可以跟搔一处新愈合的发痒的伤口相比。

不管怎么说，面有菜色啦，眼睛瞢眊啦，对我已经成为过去了；我的胡子上还时常挂着蛋黄呢。

我从前从来不梳胡子；我一想到自己的无能和贫困的时候，就揪它，扯它。

现在，我却把它梳得光光的，一根也不乱……我的头发也是如此。上个星期日，我脱光衣裳，照了照镜子，发现肚子居然发胖了，不免又吃惊又有一点得意。

我的父亲就比较坚强，记得在他当学监的时候，我曾经在他眼睛里看到过憎恨的光芒。但是他没有闹过革命，没有在造反的日子里生活过。他从来没有高呼过武装起来，也没有

① 奥台翁：巴黎的一个戏院。戏院四周的迴廊上有许多小书店，那儿可以常常遇到大学生、艺术家、作家，成了年轻人特有的俱乐部。

② 红帽子和黑鞋跟：指共和党人和王朝正统主义者。

③ 一八六二年十月到一八六三年一月或二月，瓦莱斯的的确在刚城公立中学当过几个月的学监。

受过暴动和决斗的磨练。

我呢，是个过来人，——如今我在这所公立中学里找到了养老院的安静、收容所的保障和医院的饮食。

在法莱罗尔有一个老头子，他参加过滑铁卢战役，夜里聊天的时候他曾经告诉我们：那天下午，战役还没有结束，他在离拉·赫一圣特^①只有两步远的地方，经过一家酒馆，于是倒在一張木头桌子上，扔掉步枪，再也不肯向前进了。

团长骂他孬种。

“孬种就孬种！再没有什么天主和皇上了……我又渴又饿！”

接着，在遍地的死尸中间，他在这家酒馆里找吃的；他说，他从来没有吃得那么满意过，他觉得肉的味道真好，酒也爽口。酒醉饭饱以后，他躺下来，头枕着背包，在炮声隆隆中呼呼噜噜地睡着了。

我的心灵现在远远地离开了战斗，离开了喧嘩，进入了梦乡；过去的回忆在我心头发出的声音，仅仅象在一个逃兵耳边响着的鼓声，越来越远，越来越轻。

困在带家具出租的小房间里，一连多少年，不管是怎样小的一个窟窿，都可以钻进去睡觉，而且因为害怕失眠和女房东，总是到天黑了以后才敢回到这些窟窿里去。虽然是乡村出来的，可是比别人更需要新鲜空气，在那些公寓里只能够嗅到

① 拉·赫一圣特：滑铁卢南边的一个田庄。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滑铁卢战役爆发后，法国皇帝拿破仑的中路军队曾企图攻占该地，遭到失败。

污水池发出来的秽气；虽然胃口很好，又长着一口好牙齿，可是经常挨饿，掏不出現錢来吃飯。——就是这么一个家伙，居然有一天早上发现自己吃的住的都不用愁了，桌布上没有污迹，睡覺沒有臭虫，起床的时候也沒有討債的了。

桀驁不馴的万特拉，他心头的那股怒火已經消了；他的鼻子扎在菜盘子里，不仅餐巾用环子束着，而且那副漂亮的刀叉还是賽銀的呢。

他甚至还象別人一样念 Benedicite^① 呢，那种痛悔前非的表情，上司們一定不会不滿意。

吃完饭，他感謝天主的恩典（当然还是說的拉丁文），把手伸到背后，松松背心里的帶襻，再解开前面的一颗鈕扣，重新合上外衣的衣襟，——这件外衣是从死人的衣柜里翻出来，按着他的身材，“照爸爸的式样”改的。然后，他胃里塞得满满的，嘴唇也油腻腻的，带着他照管的那班学生向高年級的院子走去。高年級的院子象封建城堡的平台似的，居高临下地俯視着附近一带。

在这个高坡上，有时候，天仿佛替我罩上了一件薄綢衫，微风象翅膀的輕触似的搔着我的脖子。

我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甜蜜和宁静。

晚上。

寢室很小，在学生宿舍的尽头，学监空閑时，可以到那儿

① 拉丁文：“飯前禱告”。

去讀書或者夢想。我的這間寢室朝向一片林木叢生、河道縱橫的田野。

微風送來大海的氣息，它在我的嘴唇上留下咸味，恢復我的眼神，使我的心得到平靜。我的心隨着我的思想輕輕地跳動，就象一陣比較大的風兒吹來時，窗簾拍打着窗戶一樣。

我忘了我從事的職業，我忘了我看管的孩子……我也忘了困苦和反抗。

我從來不把頭轉向正在怒吼的巴黎的那個方向，從來不在天邊尋找應該是戰場的那個出名的地方。——我在遠處發現了一片柳樹林和一片開着花的果園，我凝望着它們，眼睛漸漸地潮了，我的眼光從來沒有這麼溫柔過。

不錯，奧台翁的那伙人說得對：可怜的葷種！

我邁出校門，街上靜悄悄的，彷彿睡着了；只需要走上一百步，就可以來到一條小溪邊。我沿着小溪散步，任什麼也不想，懶洋洋地望着被河水載走的一根樹枝或者一把草，它們一路上要經歷許多驚險的遭遇。

在路頭上有一家小酒鋪，挂着一串蘋果當做招牌。我花幾個蘇^①喝上一杯蘋果酒。蘋果酒黃澄澄的，非常美麗，微微有點沖鼻子。

說得對！可怜的葷種！

① 一個法郎合二十個蘇。

而且，过去我也没有如意过……

幸亏这所公立学校里空气新鲜，光线充足；这儿原来是一座修道院，有一片片大花园和一扇扇大窗户；食堂里洒满了阳光；推开宿舍的玻璃窗，可以听见树叶的簌簌声和大自然的战栗声。受到秋天摧残的大自然，现出青铜和黄铜的那种温暖的色调。

中学生受惯那些刚离开课椅的新学监，或者经验丰富的、比军营的内务班长还要愚蠢的老学监的监视，他们并不讨厌我。

他们对待我，有点儿象对待一个倒霉的非正规军军官，这个军官因为他的父亲——一个获有战功的老正规军军官——去世，才偶尔使人想到了他。再说，我身上还笼罩着巴黎的荣光。这已经足够使那些年轻的犯人不恨我了。

我的同事们也觉着我为人厚道，虽然生活上过分俭朴了一点。他们把空闲的时光都消磨在一家潮湿阴暗的小咖啡馆里，他们在那儿昏昏沉沉，糊里糊涂地喝啤酒，饮兑白兰地的咖啡，抽烟斗。

我呢，不喝酒，也不抽烟。

属于我自己的时间，我把它花在空自修室里，傍着炉火，手上拿着一本书；或者花在哲学课堂上，膝盖上放着一本练习簿。

教授是大学校长的女婿。他看见这个楞头楞脑的、蓄着黑胡子的巴黎人象个小学生似的坐在课椅上，听他讲灵魂的

属性，心里颇为得意。这些灵魂的属性在我从前参加学士学位考试时已经耍弄过我，万万不能让它们在我参加硕士学位考试时再难倒我。我需要知道它们在嘉尔瓦多省^①有几种：六种，七种，八种……是更少，还是更多！

十月十五日。

今天文学院开学了；历史教授将要在开学典礼上致词。

这位教授我认识！

我在波拿巴中学念书时，他曾经以师范学院三年级学生的资格来教过我们修辞课。

那是在一八四九年。——说真的，他那时候嘴上常常挂着大胆的、富有革命性的话。我甚至还记得他和阿那托里^②（他认识阿那托里的哥哥）一块儿到咖啡馆去过，当我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上和人争论的时候，他还仰起头来听我怎样嘲笑贝朗瑞^③的长外套呢。

我引起了他的注意，不过他没有记住我的名字。但是他还记得那件事；散了会以后，我去找他，他立刻就认出我来了。

“你现在在干什么？我听说你已经被流放，或者是在决斗中被人杀死了。”

我老实地告诉他，我已经能够适应环境，安于天命，

① 嘉尔瓦多省：法国西北部的一个省份。省会即是刚城。

② 阿那托里：瓦莱斯的中学同学。

③ 贝朗瑞：十九世纪法国民主诗人，写了许多战斗性很强的诗歌。

我愉快地服从纪律，而且对这种生活——手放在拔苹果酒瓶的瓶塞的螺钻或者舀豆子的勺子上，眼睛望着浪花——感到心满意足。

“见鬼，见鬼！”他象一个医生听到了坏消息似的说。“有空来找我，咱们聊聊。我很高兴能有机会躲开这帮子糊涂虫和坏蛋！”

他用手指指那些上司们和他的全体同事。

这就是这位得宠的教授说的话！

啊！为什么我要遇见他呢？

我过着安静的生活，享受着愉快的休息；他又重新煽起我胸中的怒火；星期日，当我吃到饭后点心，松开一个带襟，防着自己冲动的时候，他推推我，说：

“你至少不会变成一个资产阶级；越养越胖吧！我还是宁可听你侮辱我的六月十字勋章^①。”

不错，我第一趟去找他，曾经为了他的勋章侮辱过他。事后我转身朝房门口走去。

他留住我。

“我当时只有二十岁……跟那群师范学院的学生在一块儿……我不懂起义的意义是什么，我以为卡芬雅克^②是共和

① 六月十字勋章：是奖给参加镇压一八四八年六月二十三至二十六日巴黎无产阶级起义的人的勋章。

② 卡芬雅克：法国将军，阿尔及尔总督，一八四八年五月任军政部长，在他的指挥下，进行了对参加六月起义的巴黎工人的血腥镇压。

党人，所以站在他这一边。我第一个冲到工人筑起街垒的先贤祠广场。有人派我把这个消息送到议会去，他们就把勋章挂在我的鈕扣洞上。但是，我可以对你发誓，我非但没有杀过一个人，还冒着生命危险救过好几个战士的生命。别走，别走！你知道一个人会改变的，就說你自己吧，你也不是从前的那个人了……”

我握住他朝我伸过来的手，我们变成了好朋友。

我也得到了他那个白发苍苍的同事老瑪沙尔的宠爱。老瑪沙尔在巴黎度过一段光荣时期以后，隐退到外省来。

“你们中间哪一位叫万特拉？”他問被召集来参加第二次学年会议的学监们。

我从人群中走出来。

“你是从哪儿来的？在哪儿受的教育？……在巴黎？我敢打赌，你至少是在那儿毕业的！”

他叫我当众念我的論文，《我的职责》。

“你是一个作家，先生！”

他冷不防地冲着我这样说。开完会，他把我一直領到他的家门口。我把我的身世都告訴了他。

“嗯！嗯！”他点着头說，“如果仅仅由朗散先生和我两个人决定，你在八月里一定可以得到碩士文凭了；不过你能够待到那个时候嗎？校长会留用你嗎？你看起来挺有骨气，他们需要的却是奴才……”

“我低声下气，抱定主張做一个孬种！”

“很可能，不过一看就知道你不是个孬种，那伙无能之辈

猜到你瞧不起他們。”

这位老教授說对了！即使我假装睡着了，即使我肚子长胖了，即使我念 Benedicite，也沒有絲毫用处！

文学院的那批伪君子，还有中学的校长和神父决定撵走我。我的剛硬的胡子、明朝的眼光，还有咚咚的鞋跟声——哪怕步子迈得再輕也可以听到，——侮辱了他們的光秃秃的下巴、渾浊的眼光和鞋底在石板地上拖出的沙沙声。

这伙人面兽心的家伙，他們沒法指責我不尽职责或者是酗酒鬧事，竟想出了一条妙計！

他們暗底下串通好了，要陷害我。

午夜。

我端着蜡烛巡查的那个宿舍变成了阴謀家打埋伏的地点。

它的修道院式的建筑对鬧事起哄非常有利。从前每个修道士各有一間沒有頂棚的小房間，現在每个学生也各有一間。因此房間里的情形外面看不見；学监听得見声音，却看不到学生的举动。

一天晚上，这些板壁間出了乱子：敲板壁、吹口哨、咆哮、喊叫，而且是那么有趣，說真的，連我自己也想参加进去。

后来，我也敲隔板，吹口哨，咆哮，用尖銳的男高音喊叫：“打倒学监！”

这是我来到这儿以后的第一个有生气的时刻。

我穿着衬衣，站在小臥房中央，用蜡烛台敲着夜壶，一边学鸡啼猪叫，一边不断尖声尖气地喊：“打倒学监！”

有人推門……

原来是校长。看見我穿着象旗子一样飄起来的衬衣，赤着脚站在地上，一只手拿着夜壶，一只手拿着蜡烛台，他一下子楞住了，接着慌慌張張地說：

“你沒……沒……沒有听見嗎？”

“？ ？ ？”

“沒有听見鬧事，……叫喊！……”

“叫喊？……鬧事？……”

我揉揉眼睛，裝出莫名其妙和不好意思的表情……啊！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他走了，臉白得象搪瓷夜壶一样。宿舍里再不会发生叛乱了，危險已經过去！

我重新躺下来，对騷动結束感到了惋惜。

但是我明白我自己完蛋了。我要在被撵走以前好好地报复他們一下。

机会来了。

修辭課教师生病。教师因故或者因病缺課时，通常由学监暫代。

因此我今天下午要教书，要上讲台了。

我在讲台上。

学生們怀着任何新鮮事都会引起的激动心情等着。我这

个演说家、学院的宠儿、“巴黎人”，怎样来应付呢？

我这样开头：

“先生们：

“我难得有今天这个机会，代替你们的可敬的老师雅戈先生上课。不过抱歉的是我不能同意他的教学观点。

“我个人的看法是，从大学规定下来的那些课程，你们都不必学，完全不必学。（教室中央一片嗡嗡声。）我认为，劝导你们去玩玩骨牌，下下棋，打打纸牌，对你们的将来更有用处。——至于年纪比较小的，可以去用纸塞苍蝇屁股。（全场轰动）

“先生们，安静点！念台摩斯戴纳^①和维尔吉尔^②完全不必动脑筋，但是到了打九十分或者五百分^③，将军^④或者给苍蝇上桩刑而又不让它们受痛苦时，安静对思想就变成必不可少的了，注意力应该集中在那个无辜的虫子身上，先生们，我敢这么说，你们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都会试它一试。（长时间的骚动）

“总之，我希望咱们将在一起度过的时间不是徒劳白费的。”

结果呢！

① 台摩斯戴纳：古代雅典的雄辩家。

② 维尔吉尔：古代拉丁诗人。

③ 玩骨牌、打纸牌的术语。

④ 上面说“下棋”，所以这里这样说。